

國慶日頌

豈明

第十七回的中華民國國慶日到來了，我們應該怎樣祝賀他，頌禱他才好呢？

以前的國慶日是怎麼地過去的呢？恕我記性不好，有點記不明白了，勉強只記得近兩年的事，現在記錄出來，以資比較。

十五年十月十日我做過一篇小文，題曰「國慶日」，是通信的形式，文曰：

「子威兄：

今天是國慶日。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像國慶，除了這幾張破爛的國旗。國旗的顏色本來不好，市民又用雜色的布頭來一縫，紅黃藍大都不是正色，而且無論阿貓阿狗有什麼事，北京人就亂掛國旗，不成個樣子，弄得愈掛國旗愈覺得難看，令人不愉快。雖然章太炎知道了或者要說這是侮蔑國旗，但我實在望了這齷齪的街市掛滿了破爛的旗，不知怎的總覺得不像什麼國慶。其實，北京人如不掛旗，或者倒還像一點也未可知。……

(1)

去年今日是故宮博物院開放，我記得是同你和徐君去瞻仰的。今年，聽說不開放了，而開放了歷史博物館。這倒也很妙的。歷史博物館是在午門樓上，我們平民平常是上不去的，

(2)
這回開放拿來作十五年國慶的點綴，可以說是唯一適宜的小點綴罷。但是我終于沒有去。理由呢？說不清，不過不願意看街上五色旗下的儂臉總是其中之一。

國慶日的好處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湊巧正是禮拜日，糟糕糟糕。」

十六年國慶日我也寫有一篇「雙十節的感想」，登在語絲第一五四期上，可是這期語絲就禁止了，在北京不曾得見天日。那一天我同徐君往中央公園去看光社展覽會，見了兩件特別的事情，所以發生了一點感想。這事情是什麼呢？一件是公園門口有許多奉軍三四方面軍團宣傳部員，洋裝先生和剪髮女士，分發各種白話傳單，一件是許多便服偵探在端門外野餐。這當時使我大吃一驚。一面深感在中國生存之不易，到處要受監伺，危機四伏，既將觀書坊夥計而心驚，亦復遇煤鋪掌櫃而胆戰，令人有在火山之上之感焉。一面我又有點樂觀，覺得這宣傳部員很有一番新氣象，北方的禁白話禁剪髮的復古的反動大約只是舊派的行爲，不見得會長久。這樣荏苒的一年過去，恐慌也有時似乎不恐慌，樂觀也有時似乎不樂觀，于是到了民國十七年的國慶日了。

今年的國慶日是在青天白日旗裏過的了，這自然就很夠可喜了。即使沒有政治意義，我也很反對那不好看的五色旗，雖然因此受到國家主義者（現在多已投誠了罷？）的怨恨也并

不反悔。現在這張旗換掉了，而且北海橋上的高牆也已拆去，這就儘夠使我喜歡了，我覺得已經「獲得」了一個不會有過的好的國慶日，——此外那敢還有什麼別的奢望呢。我爲表示我的真誠，將于是日正午敬干一杯白乾，以賀民國十七年的國慶日，併以弔十七年前的今日武昌死難的諸烈士之靈！

然而，這國慶日又卽是國府九十八次會議決定明令規定的孔子紀念日，却是不湊巧之至。從這一邊看固然是少放假一天的損失，從那一邊看又可以說是復古的反動之吉兆。正如前三四年前遠遠地聽東北方面的讀經的聲浪，不免有戒心一樣，現在也彷彿聽見有相類的風聲起于西南或東南，不能不使人有「杞天之慮」。禁白話，禁女子剪髮，禁男女同學等等，這決不是什麼小問題，乃是反動與專制之先聲，從前在奉，直，魯各省曾實施過，經驗過，大家都還沒有忘記，特別是我們在北平的人。此刻現在，風向轉了，北方剛脫了古復的鞭笞，革命發源的南方却漸漸起頭來了，這風是自北而南呢，還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統一南北的呢，我們驚弓之鳥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實在不禁急殺恐慌殺。

(3)

似乎中國現在還是在那一個大時代裏，如官場現形記所說的「多磕頭少說話」的時代。今年的國慶日只得就這樣算了，不知道明年的國慶日能否給我們帶來一個好運，使我們有可

(4) 以少磕一點頭多說幾句話的福氣？

增記

在北平寫了這篇小文，寄往上海刊登出來，恐怕將在一個月之後了，雖有「明日黃花」之感，然而也無可如何。十月十一日記

喜劇
死骸的哄笑

(一幕)

長田秀雄作
楊騷譯

人物：

故松田良造 婦人科病院長

滿子 其母

誠 其子

村山花 愛妾

小川富 同上

吉田雪 同上

山路佳 同上

尾崎留 同上

藤田良輔 人壽保險公司經理

篤子 其妻(故人之妹)

死骸的哄笑

(5)

(6)

田村謙齋 醫學博士(故人的親友)

小倉夏 侍婢

其他學徒看護婦等

時：

現代

所：

東京

剛剛因腦溢血死了的婦人科病院長松田博士的私宅。

面庭園的十疊室。(註：日本房間大小以疊計算。)正面床間(註：日本客廳或房子的一部份，地板較高，備以安置花瓶古董或掛書畫等之處。)掛着一幅大鍾馗圖。右手簷廊，從開放着的庭間看得見陰雲的夏夜之空。簷廊從茶室的通路。

左手一面以紙戶關着，通正面的門口。檐楣間掛着誰模畫的 *Madonna* 的油畫。右手裏邊鋪着被褥，上臥松田博士。

枕邊老母滿子，兒子誠，田村謙齋和花，雪，富三妾坐着。兩個看護婦還在周早着。松田博 正在要斷氣的時候。爲要使強烈的光線不射及病人的眼，電燈的半面以黑帕遮着，所以博士的臥床見得暗朦朧地。

誠呆然瞧着父親的死臉，家人都掩泣着。

田村 (愁然) 喂，吉岡，把那個冰囊拿開了罷。

看護婦 是。(一個看護婦，把冰囊拿了，從簷廊下。)

滿子 (停一晌) 田村先生，我好像做夢似的；那曉得，那曉得我竟要這樣地取兒子的死水。

田村 老太太的心有如何的難過，那誰都很能諒察的，這樣突地飛來的不幸——並且這個腦溢血的病，輕的可以醫好，但像這樣的來勢，醫生簡直是束手無策的……

滿子 是，總歸是因緣，我也看破……只可憐這個孩子兩親都沒有了……而且，田村先生，我也已經九十二歲的衰老了，什麼時候要怎樣的都不知道。

田村 ………

滿子 我真是勞碌一生呢。(泣) 並且田村先生，如果這孩子像普通的孩子也好，是你所

死骸的哄笑

(8)

曉得，簡直是個頭腦魯鈍的……

田村 老太太，憂傷是固然的，但太過積慮了，恐怕貴體傷壞，那才不得了呢。

滿子 多謝先生照顧。

田村 (對殘留的一個看護婦) 石川，你再打個電話到藤田先生那邊去，問他們三人可從鎌倉回來了沒有。

看護婦 是。(去)

(石川看護婦走入，先那個看護婦走出。)

滿子 先前打了危篤的電報，是在六點鐘的時候，照理該就回來了……

田村 是。

看護婦 先生，把這電燈的遮帕拿開可以了罷？

田村 啊，拿開了牠罷。

(看護婦取去黑帕，死了的松田的顏臉明亮地看得見。)

誠 (停一會兒) 祖母，爸爸的臉很白呢。

滿子 不要亂說。

誠 爸爸粧着那樣的臉色在想什麼呢，祖母？

滿子 不要這樣亂問，爸爸已經死了的喇。

誠 那麼是死了的麼？

滿子 是呀，你以後不能再看到了，所以把爸爸的臉好好地記着罷。

誠 死了，爸爸是怎樣的呢，祖母？

滿子 到很遠的地方去的。

誠 到很遠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滿子 是極樂土，佛爺所在的地方喇。

誠 好玩的地方？

滿子 (停一會兒)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誠 那麼，爸爸是很喜歡的罷？

滿子 不要多說話！(做出可怕的顏色)

(沉默)

(門房進來)

死骸的哄笑

(10)

門房

(提出一張名片)太太，這位說要見你。

滿子

什麼人？(老眼看不清鉛字，皺着眉瞧着名片。)

門房

寫着山路子佳的。

滿子

山路佳子……誰呢。(停一忽)總之你對她說今天很忙，很失禮，但是不能會面的
算了罷。

門房

我剛才也是這樣的說了，但她說是弔慰先生的不幸來了，無論如何非得見一見太太，總不肯回去的。

滿子

什麼？說是弔慰先生的不幸來的？——怎樣的一個人？

門房

廿八九歲的一位好婦人。

滿子

(歪着頭)可是我並不認識這樣的婦人……

(看護婦從簷廊出來)

看護婦

先生，電話打了，好像還未回來似的。

田村

這樣麼，唔。

(突然紙戶慢慢地開來，盛裝着的山路佳子出現。)

(11)

佳子 哦，太太，真久違了！

滿子 (驚奇) 你是誰？

佳子 已經忘記了麼？曾在病院過的山路呢。

滿子 啊，那個看護婦的——(看護婦二名互相面照面地看着)

佳子 是。這樣地老着面孔自到府上來了真覺無義理；只因今天恰好有點事想對先生說，打電話到病院去的時候，說是急病過世了的……太太！(泣)真像個夢呀：前天到我們那裏去的時候，也不見得有絲毫變異，現在竟然變成這樣子，真是事出意外，我怎樣也不信這是一回真的事。

滿子 (被對手的話兒卷去，失了自己的主張。)你始終和良造會着的麼，自從出了病院也是？

佳子 是，這三年來的日月，從沒有隔過五天不見面的呢。

滿子 (停一刻，以不高興的聲調)石川你們到裏邊休息去罷。

看護婦 是。(兩人同下)

滿子 誠，你也去睡好了。

死骸的哄笑

誠 我不來，我還想看爸爸一會子呢。

滿子 不要是這麼說。

誠 哪，祖母，你說爸爸到很遠的地方去，但他不是還在這裏的麼？

滿子 到遠地方去的單是靈魂呢。

誠 靈魂是什麼東西？

滿子 (不耐煩似地) 不要這樣問東問西地，快點去睡罷。

誠 但是我總不曉得的呀，祖母。

滿子 靈魂是心呢。

誠 心是什麼？

滿子 真是麻煩人呢，這個孩子。心是想事情的所在呀。

誠 那麼，是不是爸爸死了，想事情的所在到遠地方去，所以這樣不會想什麼地睡在這裏的？

花 好孩子，和我一同睡去罷，我說很有趣的話給你聽。

誠 你即刻就要睡着了的，我不來。

花 (紅着臉) 真是，這個孩子！

滿子 (一喝) 不要這麼淘氣地快點去睡。

誠 但是…… (嚶嚶地泣着和花同下)

滿子 (不定是對誰地) 真是頑皮得無可奈何。

佳子 哦，真長大得快。我在病院的時候，還只是小小的嬰孩兒，那時常常被過往了的夫人抱着的……

滿子 (不關心她的話) 那麼，你是良遣養蓄着的麼？

佳子 (粧着嬌態) 是，從那以後都是蒙先生的照料呢。

(另兩個妾聽了這話，驚着看佳子的臉，種種的思慮顯現於兩人的臉上。)

滿子 (粧着冷淡的態度) 這樣的麼？

佳子 (停一會兒) 我剛到病院的時候，先生就對我說了許多許多的話，但那時先生的夫人還在，我想做那樣事是不對的，所以拒絕了。到後來夫人也過世了，又想先生也因之有種種的不自由不如意，所以結局就蒙先生的照料了的。(急遽地悲傷起來似的) 啊，現在想起來，只覺得先生種種的溫柔，不禁要悲從衷來，悲從衷來……

(14)

滿子 (被釣着) 我也是呢。這麼年老，想都想不到要担着這樣的苦勞。

佳子 真是呀！想起太太的心有如何的難過，我眼淚就橫溢出來。橫溢出來……什麼都不曉得寬慰太太了。(泣)

滿子 (泣着) 啊！真是說到我的心。

(雪與富兩妾憎惡的表情，凝視佳子的臉。)

雪 (忍不住地) 太太。

滿子 什麼？

雪 先生眼睛還開着的呢……

滿子 可不是麼。

(富立往把故人的眼睛弄閉。)

富 (就在那邊注視着死人的臉，急遽地發狂然。) 啊！老爺，爲什麼你竟變成這樣令人傷心的樣子啞！(泣伏死人之上)

(沉默)

雪 (拭着鼻涕) 太太，想起那樣康健的身體會突然地變成這樣真覺得世間再沒有可靠的

事情了呀。今早要到病院去的時候，給他穿洋服，老爺笑微微地說：『喂，啊雪，怎麼這樣不爽快的樣子？什麼地方不好過麼？』沒有什麼，只有點點牙痛。『我這樣一申訴，老爺便『來罷，給我看看。』說着，用手拿着我的顎，真的替我看了呢。（停）那時他說『虫牙呢，沒有什麼要緊。』的這個聲音，到現在還在我的耳邊響着似的，怎樣也不能夠忘記……（泣）

滿子

算了罷，算了罷。越是想越是傷心……

（佳子以不可解的表情瞧着兩人）

田村

（焦急着）藤田君真是慢呀。不曉得是什麼。（拿出錶子看）已經九點二十分鐘了。

滿子

你還有什麼緊要事的麼？

田村

啣啊，還有個病人須得往診一下來。

滿子

那真不曉得要怎樣好。想該就回來了的但是……真的，爲什麼要到鎌倉這些地方去呢。你很緊急的麼？

田村

啣啊，還不要緊，先前打電話說是十點鐘左右要去的。

死骸的哄笑

滿子 啊，這樣的麼。總然藤田夫婦回來，須得先生照會着開遺言狀……很是煩擾的，但請再等一絲絲。

田村 哈！可以的。

(啊花靜靜地從簷廊走出。門房進來。)

門房 太太，一位叫做尾崎留子的婦人來了，說是聽先生過世了，須得見太太一面。

滿子 尾崎留子？田村先生，爲什麼喲？那是良造的舊友，因肺結核死了的尾崎正夫的夫人呢。四年五年未嘗探頭到這裏來過，現在怎得要會面——並且從什麼地方聽到良造死了呢？

田村 (做着奇異的臉色) 尾崎的未亡人麼？那恐怕不好不引見罷。

滿子 爲什麼？我想是不見她的……

田村 啞啊，那恐怕不行。她這一晌好像和松田君時常往來似的……

滿子 啊，這樣的麼？爲什麼把這事瞞着我，良造——

田村 (停一忽) 還是因爲不好說出口的罷。

滿子 (驚) 那麼也是——哦，這樣的麼。(轉望四個愛妾。四個愛妾各自說不出而有意

(17)

味然的表情。)那麼請她進來。

門房 是。(去)

滿子 (嘆息)連這個人都……

(沉默)

(梳着大形的丸鬢頭，(註：日本婦人結髮的一種)的尾崎留子進來。三十歲左右的盛年。)

留子 (紅着臉)啊，太太，真是久不來拜訪了。像這樣地疏音問是不行的，始終思念着，但也是因爲不好意思登府上……

滿子 真是久不見面了呀。(注視)

留子 這回突然飛來的不幸，想太太這麼的年紀定是不勝傷感。實在是因爲先生說今晚要來，們那裏，而終於不見得來，所以打電話到病院，一問起，才曉得是這樣這樣，我一時暈死了下去的呢。(泣)啊，好一回傷心的事呀！

滿子 還是酒呀女子太不節制了的結果呢。不是麼，田村先生？

田村 本來松田君就有腦充血的素質，所以我也曾勸告他不要生活太亂來了，可是……

留子 哦呀，是田村先生麼？久違了。心神錯亂，一點都沒有注意到，真是失禮了。

死骸的哄笑

田村 那裏話。久違了。

留子 太太，請許我這回事。先生過了世，我真的完全成個孤寡無依的人，以後請許我時來在太太身邊說說談談，想也可以稍爲寬心，所以……啊，太太，請當我是個女孩兒……

滿子 (被釣着) 留子，我這樣的年紀，夢都夢不到要担着這樣的苦勞呢。

留子 那真走，太太的心我很能夠諒察得的。(趨近死人身邊) 啊！先生！(狂熱的) 可憐呀！爲什麼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呢？先生，這樣地被先死別了，我再沒有獨自生下去的心緒了呀！先幾日你來時，和你對飲着酒，夢都夢不到那就是一生的永別了。

(搖着死屍) 先生！請說些什麼罷。我一生決不會忘掉了你的恩情嚟！(泣伏)

(四個愛妾各種種的思念眺望着這個愁嘆的光景。)

滿子 (泣)

留子 (嗚嗚咽咽地) 太太，很自慚愧的話，但不要蔑視我是個品行不好的女子，請聽我說罷。一旦成了寡婦，爲什麼會做出那樣事情，現在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奇怪。自從先夫過世以後，獨自孤孤寡寡地過着寂寞的日子，先生很同情地始終來看我，真

是對我說許多溫存的話呢。那是先夫過世後四箇月的事情罷，有一晚先生來了，對我說：『一個人孤另另地這樣過活，無依無靠，讓我來看護你罷。』我起先也拒絕了，但是先夫未曾把身後事處置好，生活漸漸感覺不安起來，而且母家絕嗣，可以參商的對手一人都沒有，所以終於自然而然的就蒙先生的庇護了的。（停，滿着眼淚）但是要是得到這樣悲傷的結果，當初不若不受先生半成的情意好了呢。太太，很癡情的也未可知，我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斷念的呀！（泣伏）

滿子

（泣）

（四個愛妾也一齊大哭起來）

田村

（又拿出鐘錶看看，叱咤的口調）已經九點四十五分了！到底怎樣了呢。

富

（對花）啊花，想起老爺不在了，不曉得要怎樣是好。前途覺得黑暗暗地。不是麼？

花

真是呀！（嗚咽地哭泣）我這樣想了又想呢：假如不到這裏來做侍婢，現在還是在鄉下和父親一同地在作工，作得像個土人喇。想到這樣地蒙着好款待，老爺的恩情怎得忘記。

死骸的哄笑

(20)

雪 我自承老爺的恩惠已經頭尾四年，但何時都是很溫柔地愛顧，想到這點真是自覺不配呢。

花 並且如果是久病了的還有可說，可是今早還那麼好好的身體，突然死去的呀！怎能夠斷念呢？他說話的聲音，我現在還聽着似的。

富 啊！可憐可傷呀！啊雪，以後任是怎樣，我們三個人總要和好地過去罷。

雪 真是非這樣不可呢。

富 而假如回憶起老爺的事來，我們三人就一同來哭罷。

(門房進來)

門房 太太藤田先生剛剛來了。

(門房話還未說完，藤田良輔和其妻篤子已自進來了，旅裝束及換的。)

田村 哦！藤田君。

藤田 呀啊。

田村 等很久了呢。

藤田 那真是對不住！舅兄怎樣了？接到了危篤的電報——

滿子 良輔，已經不行了的。(泣)

葛子 媽，真的麼？

田村 松田君在三十分前斷了氣的。

葛子 什麼病？

田村 劇烈的腦溢血。我來診察的時候，已經入於昏睡狀態了。

葛子 (嗟嘆似地低着聲)啊……

藤田 (停一會兒)是放縱生活的果報啊。

(沉默)

滿子 良造自己也常常說：『我血過多了，恐怕不會長生的罷。』但只是五十三歲，說來還是盛年，想不至於怎麼的；那曉得——啊！人真是靠不住的呀……

葛子 媽，到底哥哥從什麼時候不好了的？我們到鎌倉之前會過臉，看起來不是沒有什麼的麼？

滿子 你說從什麼時候不好了的麼？

葛子 是，太突然了，我怎樣都不能夠相信的。(泣)

死骸的哄笑

滿子 (泣着) 良造在死了一點鐘之前，還是和平常一樣地紅着臉的呵。鴛子，他剛在喫晚飯時突然發作的了。

花 (不關心然的態度) 剛是我在侍餐招待的，喫到了第五瓶的啤酒一杯，說是人不好過，便突地俯伏下去了呢。那時，啊，我真不曉得要怎樣好……

鴛子 (憤然) 啊花！不是在問你，插口插嘴……

花 (紅着臉) 是。

鴛子 (忽地迴視着傍邊，發見了佳子，不解地) 媽。

滿子 什麼？

鴛子 這兩位是誰，我不認識的啊……

滿子 (稍爲逡巡一下) 良造的……

佳子 哦，夫人。太不見面了，都忘記了麼？我是山路呢。(笑容)

鴛子 山？是？

滿子 在病院常過看護婦了的。

鴛子 我不認的呢，這樣人。

佳子 夫人，你忘記了的呢。我常常看得夫人到這裏來玩的。

鷺子 (冷淡地) 這樣的麼？媽，這位婦人有什麼事情來的麼？

滿子 那是，良造照料着的人們呢。

留子 (恐縮地) 我是尾崎留。(行禮)

鷺子 (不答她，對滿子) 以什麼名義？

滿子 也沒有什麼名義，就像啊花啊富一樣地，平常照料着的人們呢。

鷺子 但是，不是從來未曾到過家裏來的麼？

滿子 是另外安置在外邊的，我也是今天才曉得……

(藤田驚異地熟視兩人的臉)

鷺子 哦……(說着把五個愛妾比較着看看) 這樣的麼。

(沉默)

(五個愛妾無意思地索然失興。)

藤田 (好像談大事件似的鄭重) 媽，那麼舅兄所照顧的女子只有這幾個人麼？

滿子 想是只有這幾人罷。

死骸的哄笑

藤田 唔。(停一晌，獨自似地)五人——

滿子 (感傷的)良造自從死了媳婦以後，諸多不自由不如意的樣子，所以我屢次替他找了新婦，但不曉得爲什麼，他總說再不願討妻子了，無論那一個姻緣都拒絕了的。到現在想起來，他原不是個可以單愛一個女子下去的人呢。

藤田 在舅兄的思想，女子並不是人，只不過是一種於人有用的生物罷了的。

篤子 (坐在死骸的傍邊，熟視着良造的顏面。)哥哥沒有認識過有教育的好女子，所以有這樣錯誤的思想呢。死了的嫂嫂又是那樣的性質。

藤田 對於舅嫂的嫉妬，舅兄似乎也煩悶過了的樣子。

篤子 而且，現在這樣說也是空的，假如嫂嫂多少有點學問，也不至於那個樣子的呢。

藤田 總之一點反省都沒有的人所以；雖是個心地好的女子。

田村 (忍殺了欠呻，拿出鐘錶看)十點五分钟前。

滿子 (重新悲感起來)啊！會這樣地看着良造的死顏，是什麼的一個厄運嚟！良造也是辛辛苦苦，剛好這樣成家立業，往後可以漸漸地安樂下去了時候，竟突然地這樣結局，真是可憐啊！(泣)

葛子 都是酒和女子的毒呢！

(五個愛妾以被侮辱了的表情睨視葛子。)

(沉默)

葛子 (報以五妾睨視)我這樣地看到哥哥的死臉，總覺得是看着一個被慘酷地虐殺了的人似的。哥哥的臉上，現着那被苦痛責罰不堪而死了的人，現在才得到安息似的表情呢。我真痛恨，痛恨那些把我唯一的哥哥這樣的慘害了的人們！

留子 (憤然)夫人，那是對我們說的話麼？

葛子 我不指着誰說。我是對那些和哥哥結了不道德的關係的一切女子說的。

留子 不道德？哦！

佳子 那麼請教夫人，道德底的男女關係，是怎樣的一個關係？

葛子 這也不懂麼？除開一夫一婦的結婚，使人聽了不會羞恥的男女關係是沒有的。

佳子 這樣看來，夫人，你還不懂得什麼呢。(停一會兒)以這樣的年齡，對於男女間的事情還不懂得什麼呢。

葛子 失禮的話！我這樣子也是在女子高師畢業過來的，和藤田結婚已有十年了。這點點

死骸的哄笑

事都不懂要怎樣好哩。

佳子

但是所說的話，完全像個十五六歲的未嫁姑娘的口舌呢。

葛子

（急迫地）什麼？十五六歲的未嫁姑娘的口舌！啊，從一個姓氏都不曉得的侍妾口中，要受這種侮辱，我真不甘心，不甘心呀！

佳子

（神情鎮定的）夫人，我們不是在調查家譜宗系的呢。那當然的，和我們不同的有錢的姑娘，很能夠和自己所思慕的男子結婚，很可以造出一個叫他人羨慕的家庭來。但是這樣的夫婦們，都是像你所說似的結着被人聽了都不羞恥的關係麼或是怎樣，那才不知道呢。好，就算是被人聽了都不羞恥的關係，但從我們的眼睛裏看起來，這般夫婦，只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人。

葛子

爲什麼沒有價值？

佳子

因爲不曉得味着天惠於人間的寶物。因爲空空地把寶貝藏腐了。就好像沒有智慧的財主，把錢收在庫中，空空地使牠銹壞了的。不知道物的價值，在這世間是頂大的罪呢。

葛子

沒有的事。我決不是不知道價值的。我節制，我只是謹慎濫費罷了。（指着死骸）

請看我的哥哥，這就是濫費的結果。假使你們不是人，哥哥給你們好多價值，他能夠從你們的身上取回好多來；因為你們是人，所以哥哥開支給你們的價值，比你們供給哥哥的大。而結果就是腦溢血，不得不這樣地慘死了。哥哥是被你們五人磨死了的呀！

田村 (又拿出鐘錶看) 十點十分鐘了。(對藤田與滿子) 像這樣的調子，想今晚是不得開遺言狀的。對不住我去看病人來罷。

(聽了篤子最後的話，五妾以險惡眼睛睨視着篤子的臉，因田村提起了遺言狀的話，一同好像着了電氣似地轉看田村這方面來。)

藤田 對不住，這麼多忙的身，叫你久等；那麼就開遺言狀罷。遺言狀來在什麼地方？

滿子 啊花，把放在良造的書齋的床之間(註見前)的箱子拿來。

花 是。(退)

藤田 先年我勸他把遺言狀作好了的，對於身後財產整理上省得幾許麻煩呢。

篤子 但是哥哥怎麼也就想到遺言狀這些來了的；還那麼健康的氣象……

滿子 說來也是有了豫感了的呢。

藤田 無論誰過了五十歲，那是想寫遺言狀的。可是舅兄也好好地經營着蓄積來了的，所以身後不至於窘苦罷。就這個宅地和病院，照時價計算起來也就很多了——而且在

滿子 那個這回可以拿到麼？

藤田 我的公司是在當人死後五天內就全部開支的。

(花很謹慎地拿着一個朱漆的大箱子。一座的人都靜靜地守望着箱子的一舉一動，不即一聲。)

(滿子從花接來箱子，交給藤田。)

藤田 (接到箱子，對田村。) 田村君，請你讀好罷？

田村 啞啊，你近親，還是你讀好罷。

藤田 (好像徵求大家的意見似地迴視一座)

滿子 那麼，良輔，辛苦你讀了罷。

藤田 從命，那麼我讀。(說着，藤田把封條扯破，開了箱子。從裏面現出一封遺言狀。

藤田把地展開，) 那麼我就讀了，請……(大家默禮一回) 大正二年十月十一日午後

九點鐘寫這個言遺狀……我現在已迎接了五十一回的誕生日，但我還感得受着流在脈管中的熱血的苦腦。回顧起來，覺得我的一生是慘苦與快樂，恰像機械的齒輪，互相緊密地嚙合着，中間沒有寸分的空隙。這是我的生活唯一的可誇，同時是自己的滿足。我不信神。我只信人且愛人，人是由淚和笑之器，以虛譌和真實彩飾他的肉體的；地上還有什麼東西這樣靈妙麼？（一同以奇異的表情聽着）我所以熱愛人間的理就在此。他們一面很多淫，一面極多淚。這我徵於自己而知道的。在我還未想到這個事實的時候，只以為人生是苦痛的；懶惰是我那時的好伴侶，而憂鬱和妄想同是我用飯不可缺的滋味。於此生活沉滯着，人生化作爛壞的歧路，我的肉體將始終在驚奇的藤葛中，真危險了呀！

滿子

（終於忍不住地）良輔，這是遺言狀麼？

藤田

是。（再檢着箱裏頭看看）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篤子

真是有點古怪呀。

藤田

總之念下去看看罷……那時我非常貧困，人間生活的外面底的衣食住，沒有一樣滿足了的。但是這樣的困苦缺乏我也不介意，只被驅於愚昧的青春的意氣，單在懶惰

與憂鬱之中做着了未來安樂的夢。然而到了我三十歲的時候，不圖竟逢着了人生的一大事實，到此我才破了多年的迷夢，發見了真實的生活。那是我戀慕了，後來做我的妻，說了許多謊話，盡了許多貞節，而終於同居四年，生下一個兒子死去了的一位美人的。幸而以我堂堂的風采和職業，得欺騙了她和她的父母，由是家庭以立，宿望以達了。我由她得到了人生許多的秘事；這是我還未能忘却了她，日夜以感謝之情，懷念着已在十年前化作一片土的她的緣故。同居了兩年，她就和我的親友某醫學博士通情了。（一座渠然，田村狼狽然變色。）但我愛妻愛友之情，却依然沒有變。假使我先去此世，這位朋友必定伏在我垂死的床邊，看我閉眼，而將為我做讀遺言狀的一人無疑。（田村頻繁地拭着汗）她抱着兩個心，越加對我貞節順從了；每夜不惜以如娼婦的情熱，來報我送她的熱情。這樣地，我的愛妻便因戀愛的苦勞而得劇烈的神經衰弱，僅僅以二十三歲的年青，而作白玉樓中的人了！我的悲嘆真無可比了的。因妻的死，才徹底得到人生最深的秘密的我，翻然了悟，虛謬也有真 以上可貴的所以了。由是我生活一轉，悉心下氣地，以虛謬和真實為同是人生途上逢着的最高事實處理了。不可思議呀，不數年，我竟得修養到對於一切的事實都

感不着真實或虛謊了！這樣，我熱愛人生，得到今日之富，體重算至二十二貫呢。
（註：一貫約中國六斤。）現在對於我，生也沒有，死也沒有，真實虛謊也沒有，只有美而可愛的自己罷了。——此外沒有寫什麼呢。

（一同呆然）

佳子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沒有答覆的人）

（突然簷廊外發出哭聲）

滿子 是誰呀？

（鴛子默默地站起，把紙門開了看）

鴛子 哦呀，你……

夏 （哭着）是，是我呢。（進來）哦！老爺！竟變成這樣傷心的樣子……（大哭）

滿子 夏，怎樣了呢？這麼唐突地走進來。

夏 太太，請寬恕我失禮的地方。我先就站在簷廊外的。啊！好個悲慘的事呀！那樣溫存的老爺，只在兩點鐘三點鐘的中間，會變成這樣子——老爺！啊夏決不嫁人了
啊！我要守在老爺的墓邊，一生尼姑地過下去……

死骸的哄笑

(32)

滿子 在說什麼呢，你這個——

夏 太太，請聽我說罷！這個不傷心，就連狗精生也不如了！那裏會忘記的呢。在五日前晚上的，剛好大家去看戲以後，老爺在書房中喚我，我去了的時候，哦，那真是種種說不出的溫柔體貼，我害羞得，害羞得幾乎要死……啊！老爺！會變成這樣子，我怎樣也想不得是真的。（趨進死人傍邊）老爺老爺，請說些什麼呀！啊夏呢，是先日被老爺抱在懷中，哭很久很久久的啊夏呢！老爺！啊！已經不會說什麼的了麼！可憐呀……

（夏搖着死屍，狂人似地大哭。）

~~~~幕徐徐下~~~~

一九二八，十，七夜譯了。

# 漁

經立

住宅左畔百餘步的地方，名叫沙子灣，有一支小溪流經過着，源頭是從太西窰裏來的，下行歸于小河，再下自然是混入大河大大河而止于海。但現在我不願扯得太遠，只說那裏面的小魚，真活潑真多，很令人興「臨川羨魚」之慨！我早晚散步，總以在這地方爲常，每見灘緩處，俗所謂花條魚者，大大小小，只顧穿梭似的上下！要是能夠截水而漁，當必大有所獲的罷，我想。

( 33 )

今天下午，弟弟們却也有此意，而他們便能夠很爽捷地就幹起來：泡好「茶枯」備好網箕前去。我也高興地加入了；並且還有我的叔父。不久我們的祖父抱着我的明兒也來旁觀哩！從外表看來，真個像煞介事的壯舉也。于是在窰口壅水他流，將「枯」洗下，果然，魚兒慌了，漸漸亂竄起來！但要擒到手裏倒不是易事，我是脫了鞋兒老是追隨上下，而捉到的只僅半死的幾尾而已！不幸弟弟們也不是「殺腥」好手，有時就不免乾着急哩。等得死了來拿罷？又有兩個不可：一者上面清水還是不斷潛來，這却成了魚兒的活命湯；二者西鄰添來了兩位漁家弟弟，我們用網都得不到的，他用手也捕得着呢；何況他們也有網子哩！要不是

( 34 )

叔父授的小學生某肯與以幫助，不竟成了「猫子翻倒飯甑」之苦趣歟？

總之，漁家弟弟一來，是大損我們的風趣的。我們原只是藉着好玩的，（是的，我還無遠庖廚的君子似的素養。）這樣搶捉一陣，雖亦有所獲，而究未滿足我們的手癢，與買來的何異！不是我們此舉的甚深憾事了麼？

一九二八，九，七，于滙溪村。

註：鄙諺云：「猫子翻倒飯甑，給狗做世界。」

# 秋風起了

窒 暗

我的朋友們：

秋風已是起了；

秋雨也有時瀟瀟，

樹頭黃葉無言望下飄。

我的朋友們：

憶否昔日的今朝？

蕭寺，晚鐘，

塔影，夕照，

溪邊鵝黃的柳條。

秋風起了

而今——

天龍寺晚鐘怕仍在輕輕兒敲，

北苑上秋虫定在吱吱地叫，

但是，這些，

祇讓那兒的鄉老們無意間聽到！

# 給天上的月

采石

急急地把簾兒垂下。

老友，我曾向你哀訴，流淚過的老友，

莫再來撫摩我待愈的創傷了。

天上人間，各走各的路罷！

緊緊地把頭兒鑽入被窩。

老友，我曾向你哀訴，流淚過的老友，

過了三春就是秋冬，我不知有夏。

天上人間，各走各的路罷！

中秋夜

# 剪拂集序

語堂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於我却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的見識得來的沖談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見年齡的不足，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 37 )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戲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的面目，西長安街擲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雄壯！國務院前嗶剝的槍聲，東西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

( 18 )

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的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顧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寂寞的原因。

有人以為這種沈寂的態度是青年的墮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之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為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願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於莘莘學子一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滅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當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槍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已可得到相當的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各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暗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同我排八字脚，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

( 40 )

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雋趣，雖然還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以粗拙爲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爲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我這些布衣時代偶爾攝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 隨感錄

## 一八八 歷史癖

北 斗

近來北平的學生不知怎地都有了歷史癖，北大學生組織了「敢死隊」要保護那有歷史的校名，師大學生發表宣言反對那與該校沒有歷史關係的院長。北大的歷史確有三十年了，但如改了北平大學，到得民國五十七年。那時便又有四十年的歷史，比現在還要多十年了。我不明白，是不是一改名稱之後就會沒有歷史了？師大的張貽惠校長呢，他的歷史大約也很長了，因為執政時代是校長，大元帥時代是學長，現在國民政府時代自然也非他做院長不可吧？不過他現任中央大學的普通教育處長，何以南京又不講歷史關係呢？這些困難的形而上問題我們外行人實在不能懂，只能留給有考據癖的朋友去研究吧。

( 41 )

真是要講歷史，中山先生雖然從事革命四十年，然而滿洲「入主中夏」已歷二百六十餘年之久，那麼從歷史關係說來，這天下還應送給溥儀君才行哩。有歷史癖者以為然乎，否乎？

### 一八九 老人政治

北斗

東方是奉行老人政治的。日本的田中義一老得像一隻狒狒了，清浦奎吾還曾經死過復活。清朝的張文襄公乾癯如猴，慶親王的照相則儼然枯骸上戴着一頂紅纓帽。我看了很是歎羨，只是怕自己活不到那樣久，不到像木乃伊的樣子便已身先朝露了。近來，這似已改良不少，五六十歲就大有柄政的希望，只要少無病而呻，不衝上前去，免於二次三次的清黨之難，再活二十年是不很難的。到那時，那是我們的天下了。到那時，放屁放屁，真真豈有此理，要怎麼說就怎麼說，要怎麼幹就怎麼幹，豈不懿歟！

### 一九〇 摘報

鏡 銘

|    |    |    |    |    |    |    |    |    |    |
|----|----|----|----|----|----|----|----|----|----|
| 易幟 | 反正 | 收編 | 索餉 | 叛變 | 繳械 | 遣散 | 焚殺 | 剿匪 | 肅清 |
| 槍劫 | 暗殺 | 恐嚇 | 被綁 | 破獲 | 出險 | 公債 | 捐稅 | 求免 | 催繳 |
| 請緩 | 共黨 | 搜查 | 逮捕 | 營救 | 鎗斃 |    |    |    |    |
| 淫書 | 穢畫 | 查獲 | 罰洋 | 沒收 | 銷毀 |    |    |    |    |

姦拐 借逃 離異 自盡  
 宣誓 就職 請假 養病 慰問 辭職 挽留 出洋 考察 回國  
 歡迎 .....

一九一 孟斯博士

露莎

讀古人書，當讀箋注，十三經之注疏，四子書之朱注，其著焉者也；否則難免妄解古書，馴至義理歧出，害莫大焉。蓋古人之注箋，實含有中外古今了不得且不得了之大學問在。忽略看過，已成先儒罪人；至有不逞之徒，肆其狂妄，嫚罵古人，則是死有餘辜；近乃有傷心病狂者，欲將聖經賢傳，一概扔下毛廁，穩健者以三十年為期，尙許其重見天日，而激烈者則更謂其永死不得翻身，安寓毛廁之期無限。吁！甚矣！此青年之所以誤入迷途而白話攻破文言，黃帝之所以追出大殿而赤化侵奪禮教也。今特將我國古書，抽譯一段，以曉大義而息妖氛，且以明讀古書必讀古注之訓，嗟爾束髮小生，庶不至捨正路而不由矣。

( 43 )

詩經孟斯羽章之毛注（？）曰：『凡物有陰陽情慾者，莫不妒忌，惟蚣蟻不爾』夫此不過寥寥十餘字焉，然使稍一悉心研求，則立即理義層出；若夫

(1) 首標「凡物」為講博物學無疑。

(2) 次以「有陰陽情慾者」限制「凡物」則可知即動物學也。

(3) 再抽出動物界共通之點「有陰陽情慾者，莫不妒忌，」則又為動物生理學及心理學。

(4) 「惟蚣蟻不爾」可知為專研究蚣蟻一物者。(蚣蟻及螽斯)四端，尤其顯而易見焉者耳。

該教授——京大某部——之言，盡於此矣。然而其言外之意，如他所說的顯而易見者，亦有數端：

1. 古人書中，雖無各種科學之名而具各種科學之實。

2. 古人書中，幾十個字，含義無窮，比之夷狄之邦，窮無數人之力，作無數字之書，而且尚欠透澈者，高出萬萬。

露莎曰：據該教授之言，該毛萇(?)深造有道，應請呈請

右拉編修先生，迅與追贈為「螽斯博士。」又該教授衛道心切，亦應酌加獎勵，以勸將

來。則庶幾國粹不至淪亡，而學匪乃可絕跡矣。

## 一九二二 客氣與自飾

少 珍

「客氣」是人生一種虛偽的表現。一個人一到要客氣的時候，非把天真束縛得緊緊地不可；所以客氣也不是容易的事：不是訓練過幾天的絕不會客氣得很自然的。試看越天真越活潑的人越客氣不來。平常在學校裏鬧得飛天的同學，你試請他到你府上和你尊堂見見面，談他點把鐘的話，他不一身汗我就不肯信。我前些日子和幾個朋友逛西湖去，起初一兩天逛得狠高興，不由得大唱其「楊燕暉出宮院」；不料第二天朋友的親戚家幾位女客同遊——還好沒有坐一張船只兩張相並而行——但是怪了，空氣低壓得悶死人，連話也不很談了。在這樣的湖裏，大好風光，有時也下意識地唱出一句的上半節來，立刻意識就趕走了下半節，於是又鴉雀無聲，大家不免相視而笑。從前有一次被家兄把我帶到親戚家裏去拜會拜會，那位親戚頂客氣，只聽他稱長讚短，說我怎樣用功讀書，將來一定很有希望；還說我父親做人好，才有這樣很成器的子弟。可憐我臉紅紅的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家兄看不下了，才替我答幾句，這才下場。還有一次遇見一位同學，是剛才暑假滿後回校的，雖很熟，但也不大開

過玩笑。他一見就握手且邀我進宿舍坐談，我也進去坐了。頭一句問話是「暑假在家好玩嗎？」不知道他答什麼，我已進行想第二句怎樣問法了。無論怎樣設法，這話的數量畢竟不夠長時間的分配。於是裝着在書桌上的書籍堆中翻來翻去，翻完了，怎麼辦呢？對方也不很說話，這樣不如走開了自在得多。實在耐不住了，只好說「我還有別的事，再會，」三脚兩步趕緊逃出來。

畢竟「客氣」這小鬼太靈巧了，比湖南共黨還利害，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有牠的踪跡。平常人不惟在新知的朋友前要竭力地說自己很不聰明，學問如何淺陋，又稱讚對方如何好，還願請他時常指教指教；就是相處到了畢業的同學面前也要竭力地說自己考試成績不好，遠趕不上他。其實問心又何常願意這樣的說呢？

與這「客氣」並駕齊驅的還有一樣東西，那便是「自飾」。自飾與自誇不同，其中有程度的差別。後者和客氣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有一樣占勝利，其他一樣就非立刻迴避不可。至於自飾却不然，有訓練的人却可以運用得兩者並行而不悖。如一個學生儘可一面自己謙虛說自己學問不好所以成績也不十分好，一面罵教員暗扣了他的分數。

客氣與自飾不惟不很衝突，且有互相調濟的作用。有時客氣太不爭氣，失了面子，自飾

就出來爭回。自飾太賣力了的時候，客氣也會趕緊拉他回去，自己出面；但有時自飾畫一副鬼臉，變成了自誇。客氣也只得退避三舍了。

一位同鄉已經考上某校，一天我見着他就說：

「恭喜你，此次好幾個同鄉都沒有考上，你倒好了！」

「僥倖！僥倖！我這樣人也會考上，一定是看卷子的人眼睛瞎了。」他說；我知道這又是「客氣」小鬼在腦子裏打滾了。於是我趕緊說：

「那裏！不過考試種事本來就靠不住的，或許你恰預備着那裏，所以就考上了也不一定。」

這真太傷尊嚴。「自飾」聽見忍不住了，就從腦汁深處跳出來。

「是的，但是我這次預備也煞費苦心呢，參考書我也買了不少了。——其實那些題目也容易得很」。

事後我又遇見別的一個同鄉（他是與考而不取的）。他忿忿地說

「本來我也預料是考不上的，但某人夾帶倒考上了，他媽的，真豈有此理。」